

台灣主體意識的延續與發展

●林玉体／前考試院考試委員、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

一、前言

主體性（subjectivity）是人之作為人的基本意識，但從人類歷史上來看，這種原本應該天經地義式的認知，卻是歷經坎坷的災難過程，台灣就是最好的佳例。約一百年來，台灣人不能當家作主，似乎變成不少台灣住民的「宿命」。日本及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的時候，台灣即令精英才華不下於這些外來政權階級，但頂多也只能當「老二」的份。是聽令的，是被指揮的。從而自慰式的滿足於此種卑躬屈膝情勢中。公元兩千年的總統大選，標榜為台灣本土的民主進步黨取得大位，但台灣主體意識在文化、教育、新聞傳播上未能有一套實際措施，加上掌權者也模糊於台灣主體意識的概念，有之，也欠缺勇氣「直搗黃龍」；甚之還避之唯恐不及，深恐那是「地雷區」，稍一碰觸，會粉身碎骨。陳水扁總統任內的黃姓教育部長就毫無忌諱的承認此種利害關係。八年的任期，時間雖短，但只要能把握良機，也將為台灣主體意識播下種子。如今政權又再度輪替，一個以反台灣主體意識為主要著力點的「中國國民黨」獲大多數台灣人民的票決支持，台灣主體意識是否能延續與發展，實令人憂心如焚。

半世紀以來，台灣各層政治、教育、軍事、文化、經濟等組織，主管非「外省人」莫屬，台灣人頂多當副手。有明顯台灣主體意識者休想分受一杯羹，不被囚禁坐牢，已屬幸運。俟2000～2008年時，政府要津職務，台灣主體意識者可以上台亮相，但表現平平，沒能勇敢直衝，快速的擴張台灣意識力道，著實可惜，卻也令人憤怒。馬英九超人氣當選總統，內閣人選一一浮現；竟然是走回頭路，歷史重演，台灣人當老二的時代又來臨了，這似乎對台灣主體意識的延續與發展，是個隱憂，也是一項警訊，更是逆流與挫折。

台灣主體意識之推動，在過去數十年中處在逆境時，反而成果輝煌，雖然代價驚人；處在順境時，卻有令人失望之憾。一言堂時代，台灣主體意識這種觀念是敏感的禁忌，現在已可公然討論；但新內閣閣揆東吳大學校長劉兆玄竟然要求該校教授上電視評論應有所節制，似乎言論箝制的日子重新駕臨。如果此種「勒令」也由馬英九所默許，則實在有辱他的母校哈佛為保障言論自由所作的突出貢獻，也虧劉馬兩人皆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大學接受過教育。1916年歐戰方殷，美國雖未宣佈參戰，但舉國「反德情緒」高漲

，哈佛大學有一德籍著名心理學教授Hugo Münsterberg的忠誠度因而受到嚴重的質疑。一校友名為George Winer揚言他願捐一千萬美金給母校，但條件就是把該教授解聘。幸而校長Abbott Lawrence Lowell嚴辭予以拒絕。馬英九求學時代或許不知哈佛曾經有過這段往事，遺憾的是台灣留學生有興趣於了解這種學術自由奮鬥史者不多。無學術自由，哪有大學？什麼考量教學品質，都只是排除異己的偽裝而已。台灣先賢（認同台灣的先知先覺者）在戒嚴時代都無懼於高壓了，相信東吳及其他大學的台灣主體意識者是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

二、正反面的呈現

（一）深具台灣主體意識信念者或許不必心灰意冷，更不用氣餒喪志；須知當年的奮鬥，內外環境，是如何的險峻。台灣主體意識者，包括台灣人及外省人（認同台灣者），以生命作慘烈的代價，才換來了今日台灣值得驕傲的國際美名，即言論自由；自由度擠身世界前茅，與最民主最開放的國家並列。今後台灣主體意識者如持之以恆，面臨的挑戰相信不會比往昔惡劣。當然，關鍵之點是是否心已凍結，往昔的熱情不再。

馬英九留美，獲有博士學位，比起蔣家出身，當不致於重蹈當年戒嚴恐怖技倆。中國國民黨這幾年來體質雖不變，但成員中具有民主、開放、自由、甚至台灣主體意識者，比例上或理論上應該比當年為多。馬英九勤學台灣母語，選前又公開的承諾，台灣前途交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這句本是台灣主體意識者的專利，如今已成政治人物的口頭禪。台灣主體意識的烈士鄭南榕這個「外省人」，只要一上選舉造勢台上單單說出：「我是台灣人，我主張台灣獨立」，就立即贏得歡聲雷動的掌聲，且群眾激動之情，溢於言表，讚美聲久久不斷。戒嚴時代，只要說出上述馬英九及鄭南榕的話，毫無疑問的，就立即有牢獄之災，甚至一槍斃命之虞，最少也有刑法侍候。馬英九也一再的聲明，他願意重新調查林義雄家門不幸事件及陳文成命案，這都是台灣主體意識者內心最大的痛。以政治魅力（charisma）來說，馬英九個人的偶像形相，或許不下於兩蔣，雖他受過黨國教育及洗腦，卻不無尊重及包容的氣度與雅量。藍營明星式的政治人物中，他是比較尊敬李前總統及陳水扁總統的。由此觀之，台灣主體意識處在馬英九掌權時代，該不會比兩蔣時代更不利。

（二）「以豐厚的中國文化來補救狹隘的台灣本土意識」，馬英九這種偏執於中國文化、蔑視或誤解台灣文化，確實是台灣主體意識發展及延續的致命傷。台灣師生如同中國學子一般，長期以來飽受神化及美化過了的中國文化所薰陶，一代接著一代深深的染於那種泛道德主義的醬缸中，而養成了自大狂妄的變態心理。台灣主體意識的學者，應該肩負的時代使命，就是針對支那文化的真正面貌呈現於台灣學生面前，將孔孟思想作徹底之分析與批判。二十世紀二、三十年時中國讀書人發起的「東西文化論戰」，的確有必要在台灣重演，這是要有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的。最近去世的人權作家柏楊，對中國歷史有極其精闢的解析及描述；歷史學家李筱峰的认识台灣史，更有必要人手一冊

；而莊萬壽教授的《中國論》及《台灣論》，尤應為大學生的必讀書；近日台灣大學教授李日章的《告別儒家》，頗有參考價值。台灣學生過去深受「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育的影響，對中國文化產生幾乎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一談起中國，即不遲疑的與「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愛好和平」詞句相連。其實那都是空洞、抽象、且不合乎史實的欺騙性情緒文字，經不起冷靜、獨立、及客觀事實的檢證。至於台灣歷史的學術研究，台灣主體意識者更責無旁貸。陳水扁總統執政時，享有優勢的行政權、人事權、及財務權，對台灣主體意識文化研究、獎勵、與鼓勵，是有目共睹；政黨再度輪替後，此種性質的措施有可能中斷。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的經費，早就撥給台大專門鑽研儒家。台灣文化在學術界先天上處於邊陲地帶，童養媳式的身分正在抬頭之際，此後將面臨虐待的對待。但這也是考驗台灣主體意識者意志力堅定與否的試金石。堅持台灣主權獨立的學術團體，尤其是「台灣教授協會」的成員，實在應義不容辭的承擔台灣文化的學術研究責任。

內定的內政部長廖風德，宜蘭人，5月11日遽逝，號稱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卻了無台灣主體意識；但「外省人第二代」支持台灣主體意識者卻也漸多，這是足堪玩味的發展。這位廖性人物當年以立委身份，在筆者就任考試委員前接受其質詢，他還算客氣的說為何筆者為文認為鄭成功對台沒什麼值得歌頌之事。當然，以台灣主體意識角度言之，鄭成功不只乏善可陳，且罪過頗深；一來他要不是三番兩次的「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清復明），「草螟弄雞公」與兩蔣同一心態，台灣或許可能早就與支那脫離而成為「國家」；二來，他若不來台灣，則台灣還能持續由當時舉世最文明的國家之一的荷蘭繼續統治，則台灣主體意識之崛起，將指日可待。十七世紀的University of Leiden是最具學術自由的名大學，聲望遠超過巴黎、牛津、及劍橋，畢業生來台擔任牧師者甚多，還娶台女為妻，以大文豪Erasmus為名的船在台灣海峽走動，大教育家Comenius的理念以及教科書幾乎被介紹到台灣來，嘉惠美麗島學子。本土化教育即將紮根，與現在教育界熟悉的「校本課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幾乎無二致，此種教育最足以培育台灣主體意識的精神。對台灣史一知半解，那能有深厚的台灣主體意識，民進黨政府之為鄭成功舉辦慶典，也著實令人費解。

此外，「我把你們（原住民）當人看待」這句馬英九在處理原住民糾紛事件中說出來的心底話，台灣原住民若還未能有所醒悟，則穿酋長鐵甲、手執長茅，聲言「還我河山」，要求「伙伴關係」，及「自治權」，都是徒勞無功的妄想。雖然馬英九的該句話，他其後在正式場合公開道歉，但卻不誠懇的說出是「口誤」。盼望以心理學探討而自豪者，特別是深悉弗洛伊德心理潛意識分析者，能夠將此一案例作一番精彩的「真情告白」。台灣原住民在台灣主體意識的表現上，褒貶互有，但大體來說，相對於客家及台民，卻是薄弱的。不知原住民要經過多少次的人格侮辱才能幡然醒覺？這或許也應歸咎於長年累月之中國化教育所產生的惡果吧！

（三）培養獨立思考習慣這種民主式、開放式、及多元式的教育，本是台灣主體意

識在教育哲學或理論中最顛撲不破的教育準則，遺憾的是在這方面，台灣教育在過去歲月裡都視之為禁忌。學校教育偏重於短視的升學考試、機械式的作答、權威式的標準答案，這是教育改革最為棘手的難題。學校教育造就出來的，是一大群既得利益者，他們的保守心態最能符合戒嚴體制之下的執政黨要求。與公務人員及軍人一般，他們是「中國黨」（中國國民黨）的鐵票部隊，也是深藍的死忠者，台灣主體意識的種子，除了少數例外，絕少在這群人身上萌芽，卻多在非學校型態體制中產生。此外，民主鬥士在與強權專制惡鬥時，是兇猛無比，殉道當烈士也在所不惜，火焚為自由的台灣英雄歷歷在目。但弔詭的是他們在「外鬥」時一馬當先，在「內鬥」自己人時，也絕不手軟。「同志」一有瑕疵，立即引來暴風雨式的批鬥，這是團結的致命傷，英雄主義及個人主義當道，較欠缺顧全大局的深思熟慮。民主式的雅量與氣度，火候不足。造成家門不幸，卻提供給敵方免費的舞台劇觀賞。親痛仇快的景觀，此種事例甚多：

（1）公務人員考科中的「國文」，出現「台語辭句」時，引起軒然大波，其中抗議者，竟然不乏也具台灣主體意識的客家人士，他們振振有辭的要求也應把客家語辭擺進去。此要求之合理性勿庸置疑，但考試之次數不只一次，此次考台語辭句，下次可考客語辭句，稍安勿躁！何必猴急呢？

（2）母語教學是台灣教育最大的痛，說母語的學子所受的凌虐遭遇，相信大家記憶猶新。而母語中有原住民語、客語，這是共認無爭議的，台語呢？「台語」一詞一出，圍剿聲如四面楚歌一般，其中一曲，就是哼唱客語者，他們認為客語也是台語，此事當然有必要深一層釐清。自日治時期開始，「台語」一詞即已常用，中華民國來了，擔心台灣意識抬頭，乃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任何與「台灣」有關連的辭句，下令學生不可自稱「台灣人」，只能說是「本省人」、「閩南人」或「福佬人」，「台灣」不見了。同理，也不可說「台語」，只能稱呼該種話叫做「福建話」、「閩南話」、或「福佬話」，「台灣」也消失了。「中國黨」這種政令，吾人可以理解，奇怪的是一些具有台灣意識的客家朋友竟然也幫腔嗆聲，力斥「台語」被獨佔，還給個封號「台語沙文主義」。究其實，主張使用「台語」一詞者，從來就極尊重客語，客語朋友難道不知打壓包括客語在內的台灣語最兇殘的是誰嗎？如此的不分敵友，為虎作倀，想起來真令人心寒。閩字含有歧視義，閩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被稱為閩南，是否也要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份才甘心。教育部推動母語教學，也因「台語」一詞傷透了腦筋，結果僵持不下，恰正中了「大中國」心態者下懷，因為正好為拖延實施找到最佳的藉口。站在民主的立場，難道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這種功利（效益）哲學，不是政治學界的主流之一嗎？「台語」只有一種，即是數十年來居住在台灣最大多數人使用的「母語」；「台語」與「台灣的語言」，意義迥異，不容混淆。前者數只一，後者則為多；猶如「中文」只一種，但「中國文字」有數種，包括滿文、苗文等。但滿文或苗文本身就是滿文或苗文，卻不可說「滿文」或「苗文」即是「中文」。「英語」只有一種，但「英國的語言」則有數種；同理，「台語」只有一種，但「台灣的語言」則有好多種，猶如基金會董事長只有一人

，那有多人的道理？多頭馬車，內鬥已打消了一致對外的力道。大家應該同仇敵愾才對，怎還同室操戈呢？心存以不見「台」為淨者，還能說是台灣主體意識的發揚者嗎？「擱下」「台」的「主權」不論，最合乎反台灣主體意識者的口味，他們隔岸觀火，還竊喜的為此事開懷暢飲，樂不可支呢？但我方陣營則已疲於同門交戰，身心俱疲，不舉白旗投降也已傷痕累累了。這種不堪入目的鬥劇，不知還要續演多久？不見輿薪，但睹羽毛，格局及眼界之小，難怪諸如馬英九者才會說台灣文化之偏狹。咎由自取，還要怪誰啊！

當然，中國文化之偏狹性，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剖析中國文化者的大工程，也是艱鉅無比的任務。

（四）提升台灣形象。民進黨以「清廉」自持，這是2000年政黨輪替的重要因素之一。與貪污腐敗的「中國黨」相比，更形突顯出台灣人民殷切的企盼。但表明不貪污者，若未有貪污機會因而未有貪污紀錄，這不足以說明他清白。民進黨的要角，過去由於無執政機會，因此也就沒有貪污的可能性，但這並不保證台灣主體意識者不會貪污；果真一掌國家機器之後，人性的脆弱，立即暴露無遺。中國黨素以「無官不貪，無吏不污」著稱，因此他們是貪污高手，技倆極其細緻，一旦下台了，他們是氣憤填膺，「噲呷噲呷」。台灣主體意識者一「撈」到官位，各種「酒色財勢」的引誘傾巢而出，如加上中國黨的設計，或原班公務人員暗中盤算好的陷阱或圈套，則東窗必事發。他們慣以在朝時習於分贓，在野時卻以清廉百分百水平的「聖人」標準來苛求，炸彈式的爆料，大傷台灣主體意識者在台灣選民心中的形象。台灣教授學會的創會宗旨，明確告知社會大眾，是台灣獨立建國，但民進黨一執政之後，該會會員入閣者不少，如今囹圄度日，嚐盡鐵窗之苦，更不用說其他官員了。2008年之民進黨下台這也是主因。台灣主體意識之強調，萬萬不可因此傷害到台灣這個「母親」。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操守是普世價值，不可小視，總不可以「為求目的，不擇手段」（Aims justify means）。難道凡主張台灣主體意識者，都可胡作非為而無罪嗎？台灣人是無法諒解的，也是敗損台灣主體意識招牌的窮兇惡極巨犯，台灣國人是再怎麼樣也無法諒解的。吾人拭目以待吧！馬英九的中國黨團隊，本來該黨就有惡名昭彰的貪污腐敗前科，難保今後不會墮落沉淪，弊案連連，屆時台灣主體意識者如經過耕耘、自清、及鐵律規範，則上台機會就指日可待了。台灣選民相信不該有雙重標準吧！

（五）台灣主體意識的絆腳石，內外皆有，內是執政的中國黨長期以來的不友善態度，外是惡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蠻橫。如加上台灣境內有一群人憧憬「祖國」，又見2008年北京辦奧運，且得金牌數目直追美國，那無異是台灣主體意識者翻身時的雪上加霜。激情雖是短暫的，卻力道甚猛，狂熱者也是無法與之理喻的。今後的變局實難以逆料。在歷史長流裡，台灣主體意識是否如曇花一現，好花不長開？「終極統一」的中國黨，是台灣主體意識者最可怕的夢魘。可是另一方面，隨著中國之西方化，經濟生活之改善，留學民主國家之學生日多；中台兩「國」之貿易、經濟、文化、教育、及旅遊之

往返，是否雙方之誤解漸深還是消除，實有待觀察。變數太多，異質性太強，很難逆料。台灣人之善良，熱心捐款救助中國四川大地震的災民，能否打動中國霸權統一台灣之心？期待上蒼保庇，天佑台灣嗎？這又是太藐視人為努力了。當然最佳的結局，是中國突然或漸漸的體認到，容許或鼓勵台灣主體意識之延續與發展，甚至進一步積極主動幫助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這不只是大快人心，也向世人昭告，中國學習台灣之步入自由化及民主化。台灣已是公認名列於全球民主國家榜上的模範生，中國這個「大國」，願向小國的台灣有樣學樣，或許中國的領導人可以獲諾貝爾和平獎。此種榮績，在歷史上留芳百世，光榮絕不下於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圓滿閉幕。

三、結語

主體意識在主觀認定上，以政治性的國家認同為最高位階；在專制威權社會裡，這是極為敏感也危險的言行。「台灣」自古以來，未曾成為現代意義的「國家」，以台灣當國名，困難相當不易克服，「自認台灣人」者的比例近年來有增加之勢，但速度還嫌緩慢，但「台灣人」是否等於「台灣國的人」，民意調查未見此一題目（item）。台灣住民都知，「我們」的「國名」叫做「中華民國」，這種稱呼對台灣主體意識的延續與發展是相當尷尬的。揚言「誓死捍衛中華民國」的中國黨下野之後，民進黨出乎台灣主體意識者意料之外，大喊「中華民國萬歲」！也用盡一切手段，連最為國人不諒解的凱子外交都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為了增加一個迷你型的小國（巴紐）作邦交國，竟然花費人民血汗錢也在所不惜，而血本無歸的結局，歷歷在目。難道民進黨也誓死捍衛中華民國嗎？如此又與中國黨有何兩樣？但願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快速的一一斷絕外交關係，讓中華民國絕跡於國際外交舞台，這不是台灣建國的良辰美景嗎？美國重要官員最近正式說「中華民國」及「台灣」，二者都非「國家」，正是一句當頭棒喝的教訓，更該是一語驚醒夢中人，還是照樣「含眠（三民）主義」下去？美國總統布希及外交官也曾經官方的稱呼我國為「台灣共和國」（Republic of Taiwan），暗示什麼含意，難道台灣人愚蠢到不會藉機善加利用嗎？台灣主體意識的命脈，該掌握各種轉機及契機，整裝待發，勿再遲疑。須知順境時反而易懶散，逆境時才體會奮鬥不懈的崇高及神聖價值！（2008年寫於五二〇總統就職前）◆